

朝陽落日劍之一

朝陽落日劍



飞熊武侠作品集

下



朝阳落日剑系列 之一

朝阳落日剑

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朝阳落日剑系列 之一

飞熊 著

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

吉林电力职工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50 印张 12 插页 900 千字

1999 年元月 1 日第 1 版 1999 年元月 1 日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-15000 册

ISBN 7-80648-064-1/I·31

(全六册)定价:56.00 元

第十回 嘴

王东林攻入黑衣人阵中之后，一条打狗棍犹如发疯般扫将开来，霎时间便打倒了十多名弓箭手。

范达见王东林杀入黑衣人阵中，不由得暗道一声“惭愧！”手中落日剑一紧，亦向阵中杀去。

群雄这才犹如从梦中惊醒一般，心想前后总是一死，那就不如向前冲吧！须臾之后，横挡在群雄面前的这些弓箭手便被扫荡殆尽。

王东林当先冲在最前，范达和莫红紧随其左右，群豪疾速跟上。范达暗自庆幸，未料竟如此轻易地冲破了黑衣人的包围圈……

然而他念头还没转完，前面和右面四丈之外忽然又冒出两排弓箭手。

这一阵箭雨来得更加密集。

莫红向前猛跨一步，与王东林并肩道：“王长老，我挡右边！”

王东林心领神会，用打狗棍将射向自己和莫红胸前的长箭挡开，而莫红却用自己的身体和长剑替王东林挡住右边的箭只。

身后的群雄骤不及防，纷纷中箭倒地，伤亡惨重。

王东林尚未冲到横挡在前面的黑衣人面前，“唰”地一声，左边又冒出一排弓箭手，而右边的弓箭手此时却爬在了地上，长箭依然从前面和左边稠密地射来。

总算范达见机较快，舞动落日剑将左边射向自己和王东林的长箭一一挡开。王东林配合默契，替范达挡开前面射来的长箭，三人便这般互相照应，冲进了挡在前面的这一排弓箭手的阵中，挥动兵刃，狠命砍杀。

左右两边的弓箭手却被清逸师太和唐风掌教等人给解决了。

此刻的情形十分不妙，群雄已经伤亡过半，阵形被压缩得很小。

当居中策应的夏古和崆峒二老赶到前排的时候，王东林等人已经冲破了第二道弓箭手的防线，群雄继续前赴后继向前猛冲。

谁知奔出数十丈后竟毫无动静，王东林心头甚觉诧异，正要停步观察时，忽听身后传来尹忠的大叫声：“当心！”

冲在前面的风溪道长等人尚未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，便听到身后传来“嗖嗖”的长箭裂空之声。

众人未及回身，反手挥动兵刃罩住后背要穴。这种丢卒保车的办法立刻便使群雄多半带上了箭伤。

更为不幸的是，很多武功稍低的丐帮弟子和江湖同道因变起仓促，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便后背中箭，倒地身

亡。

黑衣剑盟在群雄突围的方向上挖了一道暗沟，上面盖有掩饰的木板、泥土、稻草等物，待群雄冲过之后，突然掀开这些东西从地道中爬了出来，数百人张弓搭箭向群雄后背射去。

断后的尹忠只来得及大叫一声“当心”，便忙于应付那些长箭了，因为尹忠是断后的人，他不便冲回去将这数百人给杀了，只得边挡着长箭边向后退。而黑衣人却手持弓箭紧追不舍，待群雄逃脱出黑衣人的长箭射程之外时，一千多人的群雄此刻仅仅剩下武功高强的几十人了。

王东林看着身后，惨痛不已：近千名丐帮弟子啊！

群雄相顾骇然，均未想到黑衣剑盟竟如此功于心计。

中秋节是合家团圆的佳节，而此刻数十位武功高强的英雄却手持兵刃，惶然四顾。这一战真是打得窝囊，基本上没跟对方动手便死伤了那么多人。

四野里一片寂静，离高耸如云的太行山只有数里了。

令众人心里不安的是他们突围已经很长时间了，黑衣剑盟的头领完全来得及前来阻击他们，然而却不见一个领头人。

黑夜之中，任何一个方向都充满着浓郁的杀机。

王东林犹豫不决地站住了，群雄聚集在一起，沉默不语，不知道该往那边走才安全，带伤的则抓紧时间默默包扎伤口。

王东林道：“清逸师太，我们该往哪个方向走？”

“此地地形王长老比贫尼熟悉，还是由王长老决定吧。”

“黑衣剑盟知道敝帮总舵在太原，他们一定以为我们会向太原方向突围，肯定会在半路上堵击。众寡悬殊，我等今日只好避开他们了。依老叫花之见，咱们还是逃到太行山中去。”

众人均不出声，清逸师太道：“那就行动吧。”

一行人向数里之外的太行山奔去。

范达发现武当五侠少了两人，便赶到风溪道长身旁：“道长，风露和风清道长在什么地方？”

风溪满脸悲愤之色，长叹道：“他们已经鹤驾归西……”

范达无言以对，十分内疚，嗫嚅道：“道长……在下……”

风溪道长拍了拍范达的肩膀：“崔施主，你只要记住今日有那么多的侠义道中人为你而丧身，他们也就死而瞑目了……”

范达热泪盈眶，紧跟在风溪道长身后，向前奔行。

王东林依然在先，顺着一条小道向太行山疾行，尹忠拎着长棍依然断后，众人兵刃不离手，全神戒备着。

半盏茶时分后，一行人将要到达太行山山脚，正穿行在一座树林之中，王东林忽然停下了脚步，他从众人的脚步声中听出了异常的响动……

群雄立刻聚集在一起，背对着背，四处察看。

忽听头顶上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道：“本巡察在此恭候多时了。”

言毕，群雄但闻树林中传来一片“唰唰唰”的声音：许多黑衣人从茂密的树杆之上跳落在地，将群雄团团围住。

王东林心头黯然：真没想到黑衣剑盟竟能如此料事如神，将自己等人的心思猜得一清二楚，当下道：“来者何人？”

“本巡察乃剑鞘降香，率黑衣剑盟六巡察在此恭候，来者可是王长老？”

“老夫正是王东林。”

“王长老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”

“降巡察料事如神，老叫花今天认输了。”

“胜败乃兵家常事，王长老不必沮丧。”

“降巡察不必多言了，老叫花走遍天涯海角，唯一没到过阎王殿去讨饭，今日看来要请降巡察成全了。”

“王长老，只要将崔小风和落日剑交出，群雄尽可离去。”

“老叫花头昏脑胀，竟带领群雄往你们的埋伏圈里钻，其他不说，仅只丐帮弟子便损失千人，老叫花还有何面目去见帮主？这条老命便也交给降巡察打发了吧。老夫在此先行谢过了。”

范达早已热血沸腾，此刻见王长老言辞如此悲凉，心

想自己纵是万死也难以报答为自己送了性命的这些英雄豪侠，当下血冲脑门，大吼一声：“崔小风和落日剑来也！”

言毕，身剑和一，径向降香的立身之处扑去。

尚未到达降香身前，便觉眼前几条黑影闪动，早有黑衣人前来截杀。范达不问青红皂白，挥剑便砍。

群雄见范达当先冲出，顿时怒声狂吼，四下里向黑衣人杀去。

群雄已作了拼命之想，故而不再保持阵形，各自为战，冲入黑衣人之中后，猛砍乱杀。

这是一场混战，只杀得日月无光，天昏地暗。

范达犹如疯了一般，只要一见黑衣人便扑上前去撕杀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忽然发现身边再也没有人影了，自己却置身于一座悬岩之上。

他惊然发现自己竟然冲出了包围圈！

在他的身旁躺着六、七具黑衣人的尸体。

山里的夜风吹过，范达心头泛起一阵阵寒意，抬头看去，一轮冷峭的圆月已经悬挂在西天了。

凝神细听，周围再没有一点撕杀的声音，不知身处何地。

范达忽然感到全身剧痛，一打量自己身体，才发觉浑身上下满是剑伤，衣服残破，沾满血迹。

他的右胸、左肋、腰部和左腿之上有着几条又深又长的伤口，兀自在汨汨流血。范达不由得双膝一软，扑倒在

地，任身上的鲜血不停地往外流淌，而自己却毫无半分力量，唯有任其自然，坐等待毙。

范达伏身在地，转头向西费力地睁开双眼，看着那轮明亮的圆月，眼睛渐渐发花，天空似乎出现了无数个月亮，在他的眼帘之内晃动不已。

忽然，范达发现视野中似乎多了一个黑影，起初他自己认为是眼花了，然而再一凝神忽觉不对，那似乎是一个人影。

他使劲眨了眨眼睛，终于看清那是一个身形纤俏的女子。

黑衣人！

范达聚集全身的残余力量，慢慢地爬了起来，站定身形，定神向那人看去。

降香？！

她确实是降香。

范达默默地看着她，悄悄地将丹田中散乱的真气凝聚在一起。

他并非为了防备降香的进攻而强提真气，其实就在他没有受伤前也根本不是降香的对手。

他最后这点微不足道力量，是用来准备一旦降香向他进攻时纵身跳下悬岩而用的。降香没有进攻，甚至连长剑都没有拔出剑鞘。

降香脸上的表情跟范达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毫无二致，依然是冷若冰霜，眼含忧郁之色，直视着他。

相峙。

范达因为强运内力，使得全身的气血加速循环，伤口处的鲜血流得更快了。

降香的身影逐渐模糊、摇晃。

范达欲扑未扑、欲倒未欲之际，山下忽然有很多人向此处奔来，就在范达略一分神之际，眼帘中黑影一闪，降香已欺身而进。

范达尚未反应过来，便觉数处穴道被点，跟着身体凌空，被降香拎了起来，落日剑也被降香夹手夺过。

范达大急，正待叫出声来，跟着哑穴一麻，开口不得。

范达立刻心如死灰，万念俱毁。

不久，范达忽然感到越来越冷了，睁眼一看，降香正拎着自己向山顶飞奔。

但他哑穴已封，不能开口说话，只能听其自然了。只是感到身上越来越冷，快要经受不住时，忽然发觉一股内力从丹田之中涌入体内，浑身不禁温暖异常，甚至连伤口之处已不觉太过疼痛了。

范达奇怪地一看，原来是降香在将她的内力输给自己。

降香不但拎着他的身体，并且一面施展轻功，一面将内力输入他的体内，这等深厚的内功令范达匪夷所思。

此刻山顶将近，范达但觉两旁的雾越来越浓，周围景

色越来越模糊了。

她忽然慢下脚步，东张西望，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。不一会，降香仔细地盯着一个地方，然后一纵身掠了过去，这才将范达放下。

此刻二人身处一个天然的槽穴中，四周都能挡风。降香在穴口侧耳细听片刻，回转身解了范达的哑穴。

穴道甫解范达便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降香并不回答，却抓起他的左手号脉。范达不再吭声，冷漠地看着降香。此刻虽在深夜，但因月光明亮，降香那白晰如脂的肌肤似乎在隐隐泛着莹光……

降香皱了皱眉头，将范达的左手放下，似乎在冥思苦想。未几，降香秀眉一展，将左手衣袖捋起，露出手肘，拨出长剑在血管上轻轻划了一下。

殷红的鲜血顿时涌了出来。

降香长剑回鞘，右手捏住范达的双颊，范达便张大了口，降香又将左手对着他的口唇，汩汩而出的鲜血便流入范达的口内。

范达惊诧莫名，内心涌起一阵微妙的颤动，凭感觉他知道降香没有敌意，但他不明白降香为何要这样。

良久，降香那本来就白如冰雪的面容越加苍白了。

待估计范达已经喝得差不多时，降香这才点了自己的穴道，将血封住，然后将伤口包扎了，拉下衣袖，遮住伤口。

她用冰冷而忧郁的目光看了范达一阵，忽然伸手点了范达的睡穴，范达当即沉沉睡去。降香又看了范达一眼，这才转身离去。

范达醒来时不知身处何处，浑身上下缠满了布带，那是包扎伤口用的。

置身之地似乎是一个山洞。

范达试着动了动身体，觉得并无大碍，这才慢慢地爬起来，向洞外走去。

洞外景色使范达精神为之一振，但见自己身处一座高峰之巅，脚下云海中不时露出一、两座山峰，远远地就如海中的礁石一般。

虽然阳光明媚，但范达却感到一丝丝冷意，似乎有一缕缕湿气在缠绕着自己，大有纵使清明无雨色，入云深处亦沾衣的感觉……

范达欣赏不已，忽听身后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，回头一看，来者是一位身穿白色粗布袈裟的和尚。

这位和尚年逾百岁，雪白的长髯垂及胸腹，身材高大魁伟，慈眉善相，宝相庄严……

“小施主，你醒了？”

范达急忙躬身道：“神僧……”

诸多问题一时不知从何问起，却听这位神僧道：“不用着急，坐下慢慢说，咱们有的是时间。”

范达恭声道：“晚辈崔小风拜见神僧，不敢请教神僧

法号？”

这位神僧哈哈笑道：“你是邪神的弟子？”

“晚辈正是。”

“阿弥陀佛！邪神袁冬寒贪恋棋道，沉淫于黑白两子，故而荒废了武功，他调教出来的徒弟在江湖当中行走，岂能不吃亏？”

范达面有惭色：“这个……这个只怪晚辈用心不专，并非恩师之过……”

“行了，行了，别为你那邪师父辩护了。你既是邪神的弟子，又身带落日剑，那想必听说过空了这个名字吧？”

范达大惊，翻身跪倒在地：“原来是空了神僧，晚辈失敬了！”

“起来吧，起来吧，你那浓胞师父没将弟子教好，却以为靠宝剑就可以纵横江湖，真是痴迷不化！”

范达尚未答话，却听空了“咦”了一声：“贫僧问你，邪神到底收了几个徒弟？”

“家师只有晚辈一个弟子。”

空了哈哈笑道：“小施主，看来你把朝阳剑弄丢了
吧？”

范达只得道：“晚辈无能……”

“邪神这小老儿怎么搞的？贫僧不是让他把朝阳落日剑还给少林寺吗？他怎么敢私吞了？！”

“神僧错怪家师了……”

范达将邪神从少林寺中盗出朝阳落日剑之后，赶到与

空了神僧相约的地方时，看到空了要邪神将朝阳落日剑归还给少林寺的留言，但因邪神离开师门太久，欲先回师门一行，然后再到少林寺还剑。谁知此刻邪神的师父独孤红云下落不明，而邪神用来练习“血里乾坤”武功的血里乾坤已经被毁。邪神在寻找师父下落的时候救了范达，并感觉到仇家的暗中威胁，便带着范达隐退江湖长达数十年。不久前自己奉邪神之命归还朝阳落日剑于少林寺，遇到莫红，惹怒了丐帮和黑衣剑盟，一路厮杀东来，见性禅师等遇害，朝阳剑失落，自己想引蛇出洞，不想弄巧成拙，被降香救到一个槽穴之中，却莫名其妙到了这里的经历详详细细地对空了神僧讲了一遍。

空了神僧这才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我倒错怪邪神了——你刚才说你姓崔？”

“请神僧见谅，晚辈真名姓范，名达，崔小风是师父他老人家让我在江湖当中行走时使用的。”

“神刀范旭是你什么人？”

“正是家父。”

空了大师微微点头道：“怪不得邪神要你化名……”

范达一听这话便道：“神僧可知晚辈全家被害的原因？”

空了奇道：“怎么，邪神没告诉你？”

“没有，他老人家可能有所顾虑。”

“确实会有顾虑。你知道你父亲为什么号称神刀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父亲的刀法可比你强多了。他号称神刀，到绝不是徒有其名。想当年天下使刀的莫不对你父亲敬畏三分。这却是因为你们范家有一套家传的快刀，叫“范氏十二式……”

“范氏十二式？”

“不错，这路刀法确实神鬼莫测，快逾闪电。如果贫僧猜想不错，你全家遇害定然与这本刀谱有关。”

“神僧可知下手之人是谁？”

“贫僧虽有猜测，但无真凭实据，不便妄作结论。不过天理昭昭，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。”

“大师是怎么发现晚辈的？”

“贫僧云游山川，正好来到太行山上，看到你那副不死不活的模样，在加上你身旁带有落日剑，便将你带到这儿来了。”

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此间便是泰山绝顶。”

“晚辈多谢神僧再造之恩……”

“行了行了，养好了伤你快去把朝阳剑给贫僧夺回来。”

“晚辈一定尽力而为……”

“就凭你现在这功夫？”

范达自知武功低微，难以从太冬梅手中夺回朝阳剑，当下便苦着脸，不好再说什么。心里却暗自责备自己，当初为什么不好好的苦练一番。

“你不要担心，贫僧会替你想办法的。”

范达喜道：“神僧愿意出山吗？”

空了“哼”了一声道：“你觉得此间景色怎样？”

“俊秀各半，阴柔阳刚相济，确实是人间胜景。”

“不错，你很有眼力。既然此处如此美妙，那贫僧还出山干什么？”

范达结舌道：“可是……可是，朝阳剑……”

“贫僧不能去，那你可以代贫僧去。”

范达不明所以，看着空了。空了大笑道：“你傻愣着干什么？贫僧自然会教给你武，让你也去耍一耍威风。”

范达喜道：“多谢神僧……”空了神僧微微一笑道：“不必客气，贫僧只能传你武功，但并无师徒名份，此节务必事先说明。”

范达当然不好说什么，只好由着他。空了又道：“老夫只传你七招掌法。这七招掌法乃少林寺的伏摩掌法，除达摩祖师之外，尚没有人能够练成……”

言到此处，空了神色之间微显自得之状，范达道：“请问神僧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

空了点头道：“问得好，好一个为什么！少林寺建寺数百年了，寺中不乏聪明灵秀的僧人，但他们一直没有练成伏摩掌法，这并非是才智不够。少林寺数百年的弟子当中，才识超过贫僧的何止万千？其原因说来甚是简单，如果前辈僧人知晓的话，一定会目瞪口呆的。”

说到这里，空了大师抬头远眺茫茫雾海，神情之间大